企业管理

数字赋能新时代央企纪检监察监督工作提质增效

洪珂珂
驻中国电科纪检监察组　北京　100190

【摘　要】央企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兼具政治属性、经济属性与市场化经营属性，投资规模大、业务链条长、权属层级多、廉洁风险点位密集，围标串标、利益输送、靠企吃企、境外腐败等新型腐败易发多发。以“人力主导、经验驱动”的传统纪检工作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数字监督立足央企大监督体系建设要求，依托大数据、区块链、智能风控技术，贯通财务资金、招标采购、人事任免等全域经营数据，搭建一体化智慧监督平台，实现对央企经营行权、履职用权、业务交易全流程数字监督，是做实政治监督、深化风腐同治、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核心抓手。当前部分央企已完成数字监督平台部署上线，实现纪检业务线上流转、基础数据归集、常规风险预警等基础功能，逐步摆脱纯人工线下执纪的传统模式，但大多停留在浅层数字化建设阶段，未彻底破除传统纪检工作思维、管理模式、业务壁垒束缚，数字化赋能效能未能完全释放。本文紧扣央企经营管理特质，界定国企数字监督专属内涵，梳理央企数字化监督实践成效，深挖国企场景独有痛点，从数据融通、场景建模、分级管控、人才培育等维度提出优化路径，助力构建适配央企集团化管控模式的数字监督体系，护航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数字监督平台；国企大监督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Enhanc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Work in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New Era

Hong Kek è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eam stationed at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CETC), Beijing 100190;

【Abstract】As a keyston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oss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al attributes, with large investment scales, extensive business chains, multiple ownership hierarchies, and dense points of integrity risk. Novel forms of corruption—such as bid rigging, interest transfer, corporate self-serving practices, and overseas corruption—are particularly prone to occur in these enterprises.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model, characterized by "human-led, experience-driven" approache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new landscape. Digital supervision, grounded in the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system for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everages big data, blockchain, and intelligent risk control technologies to integrate operational data across various domains—including financial funds, bidding and procurement, and personnel appointments—and establishes an integrated smart supervision platform. This platform enables full-process digital supervision over the exercise of authority, performance of duties, and business transactions within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rving as a core mechanism for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supervision, deepening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against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preventing the loss of state-owned assets, and consolidating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exercising full and rigorous Party self-governance. Currently, some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completed the deployment and launch of their digital supervision platforms, achieving basic functions such as online processing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tasks, aggregation of foundational data, and routine risk early warnings, thereby gradually mov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manual offline discipline enforcement model. However, most of

these enterprises remai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iling to completely break free from the conventional mindset, management models, and operational barrier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work, and thus have not fully unleashed the potential of digital empower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unique operational and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defines the exclusiv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supervision for SOEs, reviews the practical outcomes of digital supervision initiatives within central SOEs, and delves into the specific pain points inherent to SOE scenarios. It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across dimensions such as data integration, scenario modeling, hierarchical control, and talent development,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gital supervision system tailored to the group-based management model of central SOEs and suppor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Digit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Digital Supervision Platform;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一、引言

习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①]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2023 年 9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规划（2023–2027）》对加快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按照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五次全会关于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的精神，各央企派驻纪检监察组部署各自领域的数字纪检建设，聚焦国企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以科技赋能专项监督，筑牢国有资产廉洁防线。相较于地方纪委监委，央企纪检具备层级垂直化、业务市场化、业态多元化、风险链条化等特征，集团总部、二级子公司、三级项目公司层级繁杂，物资采购、工程建设、产权交易、投融资合作、业务招待等领域廉洁风险高度集中，腐败行为呈现隐蔽化、交易化等特点，线下巡察、人工核查、专项督查等传统监督方式，存在监督滞后、穿透不足、同级监督偏弱、跨子公司线索排查难、境外业务监管缺位等短板。

数字技术涵盖了采集、使用数字信息和处理数据的各种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②]现阶段各大央企依托数字化转型、智慧国资建设契机，陆续搭建专属数字监督平台，但相当一部分仍停留在线上办案、线上归档的信息化浅层阶段，未能深度嵌入经营业务流程，纪检监督与企业经营“两张皮”问题突出。立足央企国资监管、合规经营、党风廉政一体化要求，贴合国企经营场景优化数字监督建设路径，破解多级企业监督盲区，精准防治新型、隐形腐败，兼具行业实操价值与廉政理论价值。通过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确保企业各级党组织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与企业经营决策同步实施，保证决策的政治性和正确性。[③]

二、央企数字监督内涵及核心价值

（一）央企数字监督内涵

区别于地方纪委监委公权力监督导向的数字监督，央企数字监督是以服务国资保值增值、防范国资流失、压实国企管党治企责任为核心目标，由集团派驻纪检监察组统筹，联动审计、法务、风控、财务、采购、信息化等部门，贯通集团及各级权属子公司全域经营数据、履职数据、交易数据，依托大数据关联图谱、智能算法风控技术，搭建适配集团垂直管控模式的智慧纪检体系。业务覆盖政治监督数字化、三重一大决策监督、重点领域廉洁预警、干部廉政数字建档、线索线上闭环处置、风腐同查同治等模块，核心实现监督由事后查办向事前风控、事中嵌入式管控转型，打造纪检监督、职能监督、业务监督协同联动的数字化大监督格局。

（二）数字监督工作核心价值

1.增强穿透力，实现多级权属企业全域监管

数字赋能提升监督效能，其核心在于增强反腐败穿透力。这一穿透力并非简单停留在表面问题的发现，而是遵循从“静态结构”到“动态过程”再向“生成逻辑”逐步深入的递进逻辑——既揭示权力配置中的制度性缺陷，又跟踪权力执行中的过程性偏差，更在此基础上把握腐败滋生蔓延的内在规律，从而实现从“惩治已病”向“防治未病”的监督

范式转型。[④]央企普遍存在三级及以上权属经营主体，参股公司、外包项目监管难度大，以往集团派驻纪检监察组难以直达基层业务末梢，下级企业违规决策、暗箱操作极易游离监督之外。数字监督对接集团财务共享、采购招投标一体化平台，打破总部、区域子公司、项目公司的数据层级壁垒，一键调取全层级企业资金流水、合作供应商、项目招投标、合同履约数据，实现集团纪检自上而下穿透式全域监管。

2.嵌入经营流程，靶向治理国企高发腐败风险

央企违纪违法问题主要集中在高价物资采购、拆分项目规避招标、关联企业围标串标、超额业务招待、违规差旅费报销等场景。数字监督依托业务内嵌监督模型，全量识别拆分立项、供应商关联挂靠、超标准费用报销、领导干部违规干预招投标等异常行为，从源头遏制靠企吃企、利益输送等国企专属腐败，守住国有资产安全底线。

3.共享监督资源，构建国企一体化大监督体系

当前国企普遍存在纪检、审计、财务、风控各自建系统、数据不互通问题，重复核查、多头督查增加基层负担。数字监督搭建企业大监督数据中台，建立问题线索一键移送、风险信息共享、整改闭环联动机制，厘清各监督主体数字化权责，改变以往纪检单打独斗的监督模式，构建“纪检牵头、职能联动、全域共治”的数字化大监督格局，契合国资监管一体化工作要求。

4.量化廉政画像，压实国企干部从严管理责任

针对央企中层管理人员、权属企业班子成员、关键岗位人员集中管理特点，数字监督搭建全员数字化廉政档案，整合干部个人事项申报、社交经商、信访举报等多维数据，自动生成廉政风险评级画像，常态化开展靶向廉政警示教育，夯实国企作风建设根基。

三、央企数字监督建设现状及现实困境

（一）央企数字监督阶段性建设成效

在国资监管数字化、智慧国企建设双重推动下，国内中管央企基本完成纪检业务数字化基础搭建，建设呈现三大特征。一是顶层体系逐步成型，驻央企纪检监察组牵头制定集团数字纪检建设方案，搭建集团一体化数字监督平台，逐步打通各层级业务系统，统一数据标准，形成标准化数字监督底座；二是重点领域模型试点落地，能源、军工类央企率先搭建招投标、物资采购、费用报销专项预警模型，批量筛查合作企业关联违规线索；三是大监督数字化初步融合，部分央企打通纪检与财务共享平台基础数据，构建预警、核查、整改、销号闭环流程，实现远程穿透监督。

（二）发展困境

1.数据归集难度大，数据孤岛问题突出

一是业务系统标准不统一，采购、财务系统开发商、数据口径各不相同，参股企业、外协外包单位数据不愿归集、无法归集，纪检平台只能获取表层经营数据，核心交易、议价、幕后沟通数据无法抓取。二是业务部门数据共享难度大，一些业务部门出于自我防护心理，缺乏主动共享的意愿，还有一些数据由于涉密、敏感信息保护等因素无法进行共享。

2.监督模型通用性强，国企场景适配不足

目前央企很多直接复用地方纪委监委通用监督模型，未贴合国企市场化经营定制研判规则，适配性存在不足。一方面，针对国企新型隐性腐败领域建模空白，对阴阳合同、体外资金循环、合作企业期权利益输送、挂靠分包、异地关联交易等市场化腐败识别能力薄弱，模型仅能筛查超支、超时等显性问题；另一方面，不同行业的国企，案件特点不尽相同，纪检业务与建模能力的融合程度也存在差异，监督模型定制化要求较高，精准度有待提升，模型误预警、无效预警量大，基层纪检人员甄别工作量繁重，反而增加基层减负压力。

3.多级管控机制不完善，基层及外包监督存在盲区

一是权责分级授权不合理，集团数字纪检权限高度集中，二级子公司纪委无自主建模、自主数据筛查权限，属地小微项目廉洁风险无法自主排查；二是外包、外协、合作第三方游离监管之外，央企大量项目劳务、供应链外包合作企业未纳入数字监督体系；三是数字化考核闭环缺失，未将数据报送、平台使用、数字整改纳入子公司党建经营一体化考核，下级企业上传数据缺乏主动性。

4.队伍能力双向脱节，复合型纪检人才供给短缺

央企纪检队伍短板具备行业特殊性：一线纪检干部熟悉国资党纪、国企廉洁风险，但不懂业务系统逻辑、数据建模；信息化技术人员精通平台运维、数据代码，但不熟悉招投标规则、国企投融资流程、靠企吃企作案手法，无法精准优化预警指标。同时央企专项数字化纪检培训偏少，培训多聚焦办案流程，缺少业务数据研判、国企腐败数据分析实操课程，基层纪检干部不会用、不敢用数字监督工具。

四、适配央企集团化管控的数字监督优化路径

（一）统一集团数据标准，打通一体化数据底座

强力推动驻在单位数据中台建设，有效整合原本分散于各信息系统的“数据烟囱”的同时，推动行权数据全面数字化，统一全集团资金支付、招投标、合同管理、人事任免、合作供应商五大类数据字段标准，构建覆盖人、财、物、权的“监督数据湖”，倒逼新旧业务系统接口兼容，为实施全域、全量分析提供坚实数据支撑。二是搭建动态数据更新机制，专人常态化校验合作企业、资金流水、项目审批数据，剔除无效数据，建立央企专属数据库，夯实嵌入式监督数据基础。

（二）深耕国企特色场景，定制公权力监督模型

根据国企业务特点，按照“急用先行”原则开发公权力监督模型。第一，聚焦物资采购、“四风”等问题易发多发领域，与相关业务主责部门共同研究，结合业务流程、风险点位和查处问题经验，优化高频风险模型，升级违规招投标、超额接待、违规差旅费报销等基础模型，依托企业工商、股权、社保等外部数据，自动筛查供应商、项目负责人、国企领导干部关联关系；第二，研发新型腐败专项模型，针对预期型利益输送、违规参股经营等新型、隐性腐败问题，总结历年国资违纪案件搭建监督模型，提升隐性线索识别率。

（三）完善分级管控体系，补齐末梢及第三方监督盲区

适配央企垂直管控架构，优化数字监督分级赋能机制。一是下放分级监督权限，赋予二级子公司纪委基础建模、属地数据筛查权限，聚焦属地小微项目、小额采购自主开展廉洁预警，实现大事集团统筹、小事属地处置；二是将外协外包、长期合作供应商纳入数字监督闭环，建立合作企业廉洁信用数字台账，关联历史履约、信访投诉数据，对失信合作方自动限制准入，斩断利益输送链条；三是搭建数字整改闭环模块，对平台预警问题、巡察问题分级建档，线上督办整改核验、举一反三，同步推送业务部门完善内控流程，实现预警、核查、整改、建制全流程闭环管理。

（四）建设专项人才库，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企业与高校强强联合，建立“业务+技术”双重培训机制，合作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对纪检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展针对性培训，设立专项人才库，选拔优秀员工进行重点培养，通过实战化锻炼、专家指导等方式，培养既懂业务又精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五、结语

央企数字监督兼具政治监督、国资监管、合规风控、经营护航等多重职能，核心目标是以数字化手段监管资金、项目、用人等关键权力，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净化国企生态。当前大多数央企数字监督已经完成平台搭建、基础归集的起步阶段，下一阶段必须立足集团化、市场化、多级化业态特点，立足企业经营实际融通业纪数据、定制监督模型、分级赋能监督、守住合规底线、夯实人才支撑，推动数字监督从“线上办案工具”转向“嵌入式经营风控体系”深度转型。持续以数字化赋能靠企吃企专项整治、风腐同查同治、境外廉洁防控，深度完善国企大监督体系，助力央企筑牢廉洁防线、规范经营行权，保障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服务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

参考文献

[1]董石桃，范赛果。技术执行的结构整合：数字化监督体系运行的逻辑分析 [J]. 学习与实践，2024 (04):45-56.
[2]喻少如，鲜翰林。智慧纪检监察：内涵要义、逻辑理路与规范进路 [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 (04):112-121.
[3]李勇谕。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数字化转型路径与实践 [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 (16):187-189.
[4]杨斌。以数字化监督提升中国石油电子监督质效的思考 [J].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2 (01):78-82.
[5]王生维。钉钉数智化平台驱动基层 “小微权力” 监督的路径与实践研究 [J]. 中国水利，2025 (24):67-70.

注释：

①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21.10.20 第 1 版。

②肖云祥，以数字技术赋能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纪检监察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③侯书平，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协同监督机制实施探究. 《财会通讯》, 2024(15): 135-140。

④龚芯涵，以数字赋能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6.6.3 第 6 版